

解读网络问政的“广东经验”

核心提示

当下,网络问政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网络拓宽了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决策、实行政府监督的渠道。但在网络问政的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如网民情绪失控、媒体推波助澜、政府管制过严等。

作为我国网民人数最多的省份,广东省在网络政治文明的构建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从首创的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在网上罕见曝光,再到11月1日举行的广东网民论坛、广东省政府、媒体机构、热心网友理性沟通、充分互动,将网络问政推向高潮,形成了网络问政的“广东经验”。

广东网友“厦门浪”:将游行改成“散步”

出生于江苏镇江的“厦门浪”本名王拥军,2004年从厦门来到广州。据“厦门浪”介绍,来到广州后他始终关注厦门的情况,在2007年厦门PX事件中,他的一系列帖子推动了全国网民对这件事的关注。特别是在一个帖子中他呼吁市民去“散步”而不要去游行,使事件最终得到了理性解决。

转战广东后,“厦门浪”发现,广东人天生的务实本性与理性问政天然结合,平等的作风让网民将问政定位于对话而不是聆听。“厦门浪”迅速找到了感觉。在广东省提出“杀出一条血路”、“解放思想”的口号之后,“厦门浪”抓住机会连续针对广东的发展路径发表大量帖子。在媒体的穿针引线下,他与其他一些热心网友分别在2008年4月17日和2009年4月3日见到了汪洋。

“厦门浪”回忆了两次会面的情况。在2008年的会面中,针对“解放思想”的口号,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广东从来不乏解放思想的积极性,真正问题在于基层干部的懒政、怠政。在2009年的会面中,针对当时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议论浪潮,“厦门浪”再度大胆拍砖,提出要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经济一体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话题,而不是经济话题”。

在最近的广东网民论坛上,“厦门浪”和彭澎等知名网友又联名发起成立了“南方民间智库”,目的在于分享信息,汇集民智,建言献策。“这是我们几个网友在饭桌上提出来的。和个体网民不同,智库可以对公共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政策研究和对策,而不是只有批评。”“厦门浪”说。

广东的热心网民远不止“厦门浪”一个。在11月1日的广东网民论坛上,一批知

名网友集体亮相:“南方民间智库”发起人之一彭澎、深圳民间智库“因特虎”的发起人“老亨”、《南粤十一问》的作者“金心异”、曾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吴中校、曾发帖直陈代课老师“血淋漓”现状引发汪洋批示的“龙剑”等等。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08年12月31日,广东网民人数达到4554万,占全国网民总数的15.3%,网络普及率达到48.2%,是全国网民规模最大的省份。更重要的是,广东人务实的天性与平等的作风造就了民间与政府理性对话的可能性,澎湃的热情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而不是破坏社会的力量。以“厦门浪”为代表的广东网民群体承载着从市民到公民的转型,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地方媒体:穿针引线搭桥梁

广东省的传媒业领全国风气之先,率先展开市场化改革,诞生了一批如《南方周末》、《南风窗》等全国著名的媒体。在搭建网络问政平台的过程中,广东的媒体继续抢在全国的前头,集纳网络言论,组织网民论坛,在政府和网民间穿针引线,是网络问政的先锋队和“扩音器”。

今年7月20日,隶属南方报业集团的奥一网推出了网络问政平台。据奥一网执行总编辑蓝云介绍,这是全国第一个系统化的网络问政平台。打开平台的网页,首先看到的是网友们的“谏言”、“质疑”、“声音”、“投诉”、“爆料”、“拍砖”,以及各个部门的“回应”。网站开设有“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有话问黄华省长”、“有话问省直机关”、“有话问21地市领导”、“有话问区长、市(县)委书记”等专栏。

“我们专门有十多个编辑对每个帖子或者回帖进行严格审查,如果某个帖子需要核实,我们就可以和同属南方报业传媒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各驻地的800多名记者联系,



资料图片

帮助我们核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蓝云说。

在奥一网成立网络问政平台之后不久,8月3日晚,广东省工商局首度以“网络发言人”的名义在奥一网上回帖。奥一网表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网络发言人”。“当时我们设立网络发言人也是受到南方报业集团等媒体的引导,由他们首先提议的。”被奥一网称为“全国首个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的广东省工商局党组副书记彭海斌坦言。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促进网民和政府良性沟通和信息共享的平台。民众的情绪或者想法都需要有渠道来传达,这样即使有一些怨气也可以进行疏导。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多上网、少上访。”蓝云说。

政府官员:欢迎大家来拍砖

“欢迎大家‘灌水’、‘拍砖’”,在2009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通过南方网、奥一网等网站发信给网民拜年,呼吁大家继续网络“拍砖”建言献策,“顶”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这已经是汪洋和黄华华继2008年后第二次向网民拜年。

有效的官员沟通起到了让政府了解民情、聚集民智的作用,更是破解“思想解放”难题的利器。据了解,广东省主要采取了“听”、“答”、“办”、“实”等四项措施:

首先是“听”。广东省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与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网友良性

互动机制的工作方案》,每天安排专人负责分析整理归类网友留言,编发《网友留言周报》。

其次是“答”。今年9月,广东省在15个省直部门设立首批网络发言人。网络发言人向社会公开其联系方式,及时回应网络媒体和广大网民的关切。

三是“办”,省委办公厅先后于2009年6月29日及9月19日召开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其中设定职能部门反馈时限,向网友公布办理结果、明确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等措施,有效防止了“三分钟热度”,实现了从“听”到“办”的跨越。

四是“实”,探索建立监督问责机制。惠州市规定网友可对部门回复进行评分,并设“红黄绿”灯警告制度。对网友提出的一般问题,各有关部门必须做到5个工作日内回复。对超时未答复的部门将给予黄灯乃至红灯的警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评论说,网络问政的效果要看政府如何回应网民的政治热情。换言之,网络问政的未来受制于它的绩效,有绩效,网民就有动力。如果政府对网络问政没有回应,那网民就没有了持续的积极性。从目前的情况来说,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领导,对网络问政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知名网友“十年砍柴”说:“网络技术作为一种技术革新只能是手段。广东的网络问政走在全国前面根本上还在于广东的民间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面。如果政府没有诚意接受民众监督,技术再先进也没有用。”
据新华社

博士严重注水 根在高校逐利

“你懂得不少啊,该不会是博士吧。”
“你才是博士,你全家都是博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博士”不再是令人仰视的光鲜头衔,反而“沦为”一种戏谑的称谓。那其中不仅暗含着“不谙世事的书呆子”等意味,博士还由于近年来的频频扩招而贬值。

笔者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朋友在各种社交活动中,对于自己“博士生”的身份,如无必要,绝口不提,唯恐招致异样的眼光。据他所述,为了拿学位,很多人选择的研究课题相当随意,或大而无边。而这些课题除了能制造点垃圾文献外,其实际价值实在有限。因此,尽管他有浓厚的科研兴趣,但混迹在一群硬着头皮混学位的同学中间,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博士。

窥豹一斑,博士的“名声”之所以每况愈下,除了扩招所致数量上的“注水”以外,质量上的“注水”更是问题的关键。

这些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毫无研究价值的“科研”,之所以还会有人来做,无非是想想方设法“切分”国家科研经费;此外,博士泛滥的根源还是在高校本身,为了眼前利益,不惜自降身价,接纳一些“钱博士”、“官博士”。

为了提高博士的含金量,南开大学从2006年开始打破博士生“零淘汰率”的机制,3年来淘汰了168人,今年再次出现33名博士生被淘汰的情况。令人关注的是,这些被淘汰的博士生中,以在职博士生和文科博士居多。

当前,学术权力市场化的现象比较突出,混张博士文凭当作升迁的敲门砖,已成为当前潜规则。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虽然表述或有夸张,倒也反映了某种现实。更畸形的是,为了迎合这种“市场”,不少高校还“特设”了各式各样有“特色”的博士学位。这种怪象,是导致博士泛滥、注水的另一重要原因。

南开大学此举的意义在于,勇于自断财路,不低就“市场”的需要,以纯洁高校的学术环境。而有淘汰的博士,含金量只会更高。

尽管国内一些高校也有类似研究生淘汰机制,但如此旗帜鲜明且设计了系统、操作性强的博士“退出机制”,南开实属首例。而且,不少高校所谓的“退出机制”,总的来说不够规范和系统,且操作性差,随意性大,有的甚至变了味——为了完成自己的科研项目故意让自己的博士生延迟毕业,成为变相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手段。

博士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严进严出”应是常态,南开大学的淘汰制度之所以能“鹤立鸡群”,就在于它有放弃逐利的勇气。只要能坚持学术的逻辑,不委身于权力和利益,每个大学都能找到自己的办法。

据《新华每日电讯》

新闻时评

“一荐定终身” 罔顾公平公正

世间的事就这样,有人做事缺乏理由,但非要硬找出理由,而找出的理由却常和实际情况相悖。北京大学招生办致信人民网教育频道,详细解读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度的出台经过及政策初衷。在信中,北大招生办表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将逐步影响乃至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状。而且,该制度“还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11月17日《人民网》)

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最早是由杭州的一位中学校长提出。她建言,国内一些办学条件较好、生源质量优秀的中学,其校长可以以个人名义和自身信誉为担保,向名校推荐优秀学生。北大的实施方案将其归纳为,希望中学校长能够真正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认真履行职务,把那些综合素质优秀、学科特长突出的优秀学生推荐给北大。如果在应试教育框架内的现行高考制度是什么“一考定终身”,那么,显而易见,“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度打出的牌子,就是“一荐定终身”了。“一考定终身”存在诸多弊端,但凭实打实的考试分数上大学,尚能体现相对的公平公正,而由权力作主导充满吊诡意味的“一荐定终身”,能体现什么呢?可以说,推荐制如果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那就等于是有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从推荐制所设计的程序来看,推荐什么样的学生是由校长个人说了算。本土教育的现实语境是,中学校长们都不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教育家,校长只是一个权力位置,而且是能管住校长的权力决定着校长的命运,亦关乎教育发展的未来。可以预见,推荐制的经一念歪,它就会跑出预设的轨道,因此,关心教育的人们在向它投去更多的关注目光时,也带去了诸般忧虑。

推荐制名曰与国际接轨,仅从制度设计上,它就未接住什么轨。从资料里可查知,美国与俄罗斯的大学自主招生,公开透明,考试记录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并且,自主招生的候选学生,必须获得具有专业精神与专业水准的专家审核团的审核。最重要一点是,审核团的成员多数非本校的教授、教师,而是来自社会的知名教育专家。与本土到少数“办学条件较好、生源质量优秀的中学”选拔学生的理念不同,从哈佛、耶鲁到弗尼吉亚大学这种一流的大学都是主动出击,投入资源到最穷、最弱势的阶层和地区,说服那些自己也不能相信能上这种大学的穷学生申请。一项教育制度的设计与施行,会涉及到许多人的命运,亦关乎教育发展的未来。可以预见,推荐制的经一念歪,它就会跑出预设的轨道,因此,关心教育的人们在向它投去更多的关注目光时,也带去了诸般忧虑。

今语

为何没人给访华的奥巴马撑伞

11月16日,国内各大媒体都刊登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抵达上海的照片。照片上,奥巴马撑着一把雨伞独自从飞机上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张照片总觉得有点不习惯。一个成年的健康人,自己给自己撑伞,应该是再正常再应该不过的了。可是,我却从中觉出一些不习惯来了。

琢磨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让我觉得不习惯的是奥巴马自己撑着雨伞下飞机,没有人前呼后拥。而在中国官场文化下,给领导打伞不仅被民众所容忍,在伞下享受的官员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这不,2008年初,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下乡考察。事后廖在自己博客中还发表《冰封的连州》博文作记录,文内还有一张部下为他撑伞的照片。廖新波自己把这张照片传到网上,显然是觉得部下给他撑伞理所当然。

2009年初,一组“给领导打伞”的图片在网上引起热传。图中,发帖者上传了12张各种场合下部下为官员打伞的图片。有的领导在田地里视察,有的领导在检查工作,而有的在学校发表讲话,不管处于何种场合,不变的是部下们在为领导打伞。

看惯了我们的官员心安理得让别人撑伞,自己在伞下背手信步,突然来了个没人撑伞的奥巴马,自然让人觉得不习惯。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14日的一席话。他说,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要重视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能被如此高层的官员郑重提起,可见目前任人唯亲、唯近的现象,显然已经不再只是个别现象了。近些年,高官秘书外放任职落马的新闻频发,多少也能佐证之。

霸王花

新闻:15日的,哥符文艺与一名民警乘客发生争执,女民警和哥互扇耳光。机场派出所民警告诉符文艺,这位女乘客父亲去世,正赶去处理丧事,希望他能道歉和解处理。女乘客拒绝了符文艺的道歉,并表示:“20号之前我要办丧事,20号之后,用一条腿来换回你打我一耳光。”(11月16日《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个相当有戏剧感的故事,适合拍电影。比如可以拍成港式喜剧片,指责某某警官便是经典片段;也可以拍成黑帮电影,女老大不是没有,“脚腿”的狠话都不用讲,使个眼色,手下便一拥而上。可是,若拍成正剧估计很难通过审查,因为这个故事太现实主义了。

若是普通乘客,就是人际冲突中的“抖狠”,你可以说她缺乏教养。若是作为警察,则人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在现实中的特殊能量。深圳机场公安局人士说,女乘客当时不上班,只是一个普通的乘客。但这两种身份其实很难截然分开。而且,总有那么一些职业,必须受到更为严格的公共目光的检视。



现得不像个警察的样子,你也不能说她不在当班,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认为这不对,可以选择退出,不要从事这类职业。文/漫画 曹一

现得不像个警察的样子,你也不能说她不在当班,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认为这不对,可以选择退出,不要从事这类职业。文/漫画 曹一

将低保与彩票捆绑的是张狂的权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文成社区新近发生了一件“怪事”:当地的低保户到社区领取低保金时,却被告知“要购买一定金额的福利彩票,否则将无法领取低保金”。买彩票的金额不很多,也就是10元、20元的。不过,与低保户总共100多元、200多元的低保金比起来,这点钱就有点口中夺食的味了。为什么会出出现强迫低保户购买的行为?据说,因为上面下达的福彩销售任务无法完成,社区就想出了这个雁过拔毛的馊主意。(新华网11月16日)

这个事情以文成社区居委会主任被停职、销售彩票相关社区人员被解聘警告一段落。这就出现很吊诡的一幕,明明是上级民政部门下达的彩票销售考核指标,最后却要由下级部门来显示其一贯正确。难道错的仅仅是小小社区居委会主任吗?如果不是舆论关注,遂宁市能这么痛快叫停搭售、强售行为?

我无意为底层办事人员开脱。正是这些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工作人员乖张的行事,把苦苦挣扎的低保户逼向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不能说他们没有一点良知,只不过,在上级横贯的考核任务面前,在体制不容置疑的贯彻习惯面前,他们成为直接的作恶者。对这些人员的惩戒完全必要,但不能止于对具体办事人员的惩戒。习惯上这指令性发售彩票任务的遂宁市民政局及其上级,不应该仅仅是错误行为的纠偏者。需要约束的,还有此类搭售强售行为背后一贯张狂的权力。

从报道中看出,地方在彩票发售上习惯于下达任务并非仅此一次,而是经常性的行为。遂宁市民政局副局长雷鸣就披露,每年各市、州都有相应的销售目标任务,而且是逐年递增的。遂宁市2008年是4000多万元,今年是5000多万元。领受了任务指标的各级民政部门,自然要逐级分解,层层加码,等任务到了社区居委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无法再行分解了,社区上可以控制的低保金,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而且,大凡习惯了下达指令性计划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往往过分迷恋权力。即便有通过广泛社会宣传从而吸引民众自愿购买彩票的可能,也会因为那样操作太辛苦、收效迟缓而放弃,重新选择发号施令的方式。这里固然有官僚意识的余绪,更多的却是对权力无孔不入的依赖和崇拜。是啊,在一个权力封闭运行的系统里边,再没有比直接下达指标更有效率的办法了。事实上,如果不是遭遇低保户的抵制,如果不是新闻媒体的干预,此番遂宁市的彩票发售工作大概也会一如既往地“成绩显著”。

彩票事业说到底是一种通过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募集公益金的公益事业,其基础在于最广泛的自愿参与。然而,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之下,一些地方不惮动用公权力来推动。这样的作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也无助于切实推进彩票业的发展。

一 斌